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恭命上書

上淵聖皇帝書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
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
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弃授以
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
國必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大馬之情不能
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
庶或有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脩推而至於天下平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

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專恃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不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

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宗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斛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

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大小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閹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恠草異木

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踈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賊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以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踈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闡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

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宦臣之家覲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頓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謂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

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涓涓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得已耳而遠方百姓益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之邦國

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脩擇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徧歷所部而語之俟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賊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汙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常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

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
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
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
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
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賊之吏當究見
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
庶乎人怨少伸和氣克寒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
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
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制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

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
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
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
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
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
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
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
行鹽課悉歸權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
今又歛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
困弊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雖

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漕米至真揚楚泗未嘗入教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咸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舵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鈔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

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費以克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盜賊不可勝計其為害非細也臣竊以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

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楊起綱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汭汭以河清兵遞行牽挽河清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上下漏下濕非沉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塲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衆多賦稅

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內有錢清鹽塲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勛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夫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其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飢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

十百為群被甲荷戈名累送者不下數十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幸矣夫深山窮谷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鈔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鈔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孰肯冒禁與販鹽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所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

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為武吏貢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終歲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謂執政大臣治文書覽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脩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敷諭大臣濶畧細務付之有司專務脩政事振軍旅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張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書

立統帥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須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壹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壹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

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
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
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
畏人也特在處之如何耳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曰將孰有能
法令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
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爲三
路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
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遯大河

天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
甚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
以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夫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
命戮之况未嘗接戰而遯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
之於經以爲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
士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
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
而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

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爲寒心今幸無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急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規國則勝負已次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

者皆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乞責宰執不忠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爲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刻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未之有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已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敘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况有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日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

矣虜兵在境上貽 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貽
之屈爲城下之盟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
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
爲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遯矣獨 陛下
后妃皇子留居宮中其徇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
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爲
身謀 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
流也雖 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 陛下之家
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
詢求真賢以居其任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

而至者惟 陛下早圖之天下幸甚乞罷奄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
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
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
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
握兵爲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
各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
致今日 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
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
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

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
饕得志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反不可不監也
乞謹令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
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
得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來不納者許人告
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
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墻壁而已
而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之出臣下稟令
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不宜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
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

婉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狄人輕侮中
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
聖人之垂戒深矣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
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
天下幸甚疏上

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
免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劄子乞擇宰相臣昨蒙
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陛下不加斧鉞之
誅寘之言路臣雖縻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伏闕以

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
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
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
天實討之方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
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足勝其任
也惟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虜騎初退主和議
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
急宜命將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略
可否其略曰臣竊惟河朔爲朝廷重地三鎮又爲

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
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舒目前之
急則可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
養欲戰則無其人艘艦未備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
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紆目前之急則可也河
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
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爲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
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
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
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

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爲大衄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爲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爲也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

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強虜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爲無辭矣當是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爲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爲則後將噬臍矣惟陛下留神而審處之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姦臣要功爲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

城備禦無素卑辭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

於是夫去其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矣恐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

爲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情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乞誅姚古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知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未有不以爲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契丹劇賊

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爲援逗留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臥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責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

太原可全也又上疏其略曰臣嘗論姚古逗留當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爲之也柰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遼東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

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大學諸生伏闕上書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朝廷慮其鼓亂欲防禁之公奏言士人特激於忠憤之氣初無鼓亂之心若得老成有德望爲人所欽服者爲長貳即自定矣

欽宗曰無逾於卿者有旨兼國子祭酒遂上疏論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乞追奪

王爵毀去配享之像於是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公自
弱冠已知王氏學術之繆元祐丙寅歲所與吳國華
書論之詳矣自蔡京用事二十餘年推尊其道加之
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天下學士大夫雖知其非而不
能奪也公自以身任言責又侍經幃兼師儒之職可
以盡言不顧怨謗遂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蔡京用事
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
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
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
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

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日之痛加竄黜
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為則致今日
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
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
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
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
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
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
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

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
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
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
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
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
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
驕宰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夫鳧
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者酒欣欣
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謂能持
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

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
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
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
臣伏望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
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
下萬世之幸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
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其爲邪說不
無駭異如程次山輩議論紛然雖朝廷行遣而未止
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會學官中有紛爭者
有旨學官竝罷公亦罷祭酒乞追還元祐諸公舊

職臣伏讀 上皇聖詔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此
上皇晚悟之意 陛下所宜奉承不可後者也臣伏
見黨籍中唯司馬光一人獨蒙褒顯如呂公著韓維
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皆猶未及公著逮事 仁宗
皇帝稱其有顏氏之節至 英宗 神宗尤加禮遇
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
重無逾卿者其眷予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
凡在元祐黨籍者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
職與合得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竝命言路天
下稱爲鄒陳 今陳瓘已蒙褒贈而浩獨未見敘復伏
願早賜追復舊職亦與合得恩澤庶允公議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辭免邇英殿說書奏狀

右臣伏蒙 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 勅命未敢祇受已送秘書寄納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乞上殿奏狀

右臣伏觀 陛下卽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况臣備員勸講義豈敢

默輒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奏狀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
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狀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勲德之後蔚有典刑篤

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諍臣之
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五月初十日乞出第一奏狀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
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儒館陛下卽位後
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
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悠
無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天度包荒未加寬

極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肩
居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
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十四日第二奏狀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實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
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耗兩
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
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
居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
會前奏施行

十六日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
便居住賜詔不允者誤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
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
有章疏皆封以入不敢請對亦常冒聞 天聽 陛
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 陛下迫於公
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
檢會前奏施行

二十四日第四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

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奉 聖旨不允者臣不
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千 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
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
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力所
不逮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六月初四日乞致仕奏狀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
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
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
斥 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
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
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
愚分

初九日辭免給事中第一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
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
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
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
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十八日第二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謨蒙 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時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 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二十八日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 睿恩與被部屋生光省分逾涯但深感

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爲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遽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降 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七月初五日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第一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

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 睿慈曲垂矜憫未卽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 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十七日第二奏狀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 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躡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卽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二十六日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爲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仰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 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申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
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
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
伏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
况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
未得伏望 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
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狀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某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

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 主上卽位復蒙 睿旨召赴行在某爲舊
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
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 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
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
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
任 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辭免工部侍郎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
以任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
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狀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
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乞出奏狀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實貳卿之列顧雖糜
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
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 聖慈矜

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今已三月初二日再乞宮祠奏狀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

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

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

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 陛下嗣

位特蒙矜貸召實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

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

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耗昏兩脛

痺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 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辭免侍講奏狀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
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
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耗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
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還

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四月初六日乞宮觀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十五日第四奏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
奉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睿恩擢侍

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干 聖德
日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日懼旁招人言自
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
仆徒以食貧指衆仰祿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
求負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
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
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奏狀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
學士之職不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建炎庚戌乞致仕奏狀

右臣昨蒙誤恩擢實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 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 陛下睿
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
恭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覩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狀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志義之士多從之學襤褐不完飯蔬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表

謝邇英殿說書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荐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爲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策以亡羊奚殊博塞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賓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

無文寧堪待問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諫議大夫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志者常患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况值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實在七

人之列是爲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麀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勵前脩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瘡人補過盡忠庶免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

謝伏念臣賦材謏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
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
筋骸痺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
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 天聽此蓋
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
瓦甍之賤致茲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
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待制表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
之華仍竊真祠之廩拊存備至感塞難言 中謝伏念

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晚
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
揚已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
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
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
私未令失祿暨丐還於秘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
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橐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
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
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頽荐膺眷渥臣謹

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莫報丘山之重心
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皇帝卽位賀表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幸九廟之

再安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躬湯勇智憂

勤孚于內外孝弟通乎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
神器於傾側之際臣叨塵法從莫效微勞願思高祖
之好謀仍奮文皇之英武兩宮返國徐當責效於
侯公醜虜成擒終見收功於李靖

復辟賀表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孚天人協助
雖有去豳之意難逃如市之歸大明既升輿情共慶
總師入覲率多方叔之壯猷遺澤在民行遂先王之
復古

謝工部侍郎表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
者賜環荐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綰遽膺敢辭難於就
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
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

反掌豈圖遲暮獲預選掄荷二聖之深知當一時
之大變擢繇學省其在諫垣念當效命之秋何暇多
言之恤乞身去國疑瞻國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
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殞傷賴神聖之有臨致邦
家之再造眷惟銷患無競得人招徠下及於衰殘奔
赴莫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
寬隆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
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修外攘之際專賴
謀猷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憂
勞圖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

側身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
清於四海廣收群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亦在
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橐奉身益
盡論思之職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官官賜詔不
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
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毫無能為浸墮職業老
不知止有覩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
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

瀆愚衷已竭 天聽未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端
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
大度以并容恥一夫之不獲致茲庸妄亦未棄捐荷
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慙敢
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謝侍講表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
榮過分愧懼來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難
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
俱耗日懷立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分奇窮已絕

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
離而受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
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
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
疲終冀敝帷之賜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
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褒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
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 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
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整愚衷而上訴荷
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
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 皇帝陛下
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
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至茲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
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
結草

謝轉官致仕表

引年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

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姿凡陋麀頭鼠
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
荐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寘七人之
列復玷二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糜餼廩浸以年齡晚
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
逃寵冒之差誠意上通俞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
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 皇帝
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
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
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

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代虔守賀正表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勇智天錫大明繼
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修禮文
之廣備表 聖日之光華顧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
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付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廁鸞
鷺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代賀坤成節表

唐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什

斯人神之協應罄夷夏以交欣恭惟 太皇太后坤
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成中益裕於孫
謀萬國承規普被關雎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
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
萬壽無疆願效崗陵之祝

代貢物表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纘前件
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參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
廣至仁推作萬戶之衣被

代漕臣賀收復表

虎士鷹揚屈人於不戰羗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
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爲西夏之雄螳怒
當前鷓鴣張弗茹豢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
舜德之誕敷始效苗頑而來格連雲瘠野千里桑麻
被髮遺黎一日冠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淵泉溥
博聖武布昭莫敢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思不服廣
文考之休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
徒向日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闕之質告成清廟
俛聞天馬之歌

啓

謝太守啓

任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
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
郡縣王室之屏藩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
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
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
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
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謂
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
亦發新硯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

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自
惟啣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
爲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
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
爲貧亦聖人不免粵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餼廩之
微足爲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竝衰神
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心
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鷓巢乎一枝俯仰終
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
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柰何糟

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煖老
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補
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衙門之陋處惟思竊
食何路進身欲爲報酬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
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
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
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
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
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啓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末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殉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才疎拙稟性

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麀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污寧堪待用已絕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欲爲輟鮒之呼逆知無濟恐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舊學益勵前修駕乘何能幸嘗駢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啓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稟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
藹休聲於輿論果茲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冷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逭蔽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啓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
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
未遑竿牘之修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啓

光膺宸綽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
擢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紱故鄉聳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
於外寄龍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啓

竊食聖時空坐糜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
側身方俟於廢歸絕意敢希於論薦寵榮非分喜愧
來并竊念某識昧趨時仕惟爲祿遇事直前而動多

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
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
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
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
人群言竝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疎
遠致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鷓
鷯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駕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
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啓

卞璧前陳顧何求於燕石秦醫竝畜俄有取於猪苓

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汙
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
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值
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技滯淹
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
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
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爲已才不逮人徒襲父
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竝驅夷路自慙跛鼈之

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
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
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
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
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
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
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厲前鋒駕
乘何能幸嘗駭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啓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
曷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
愧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
該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中此蓋伏遇某官大德
并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
或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
永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啓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
淵懿業茂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

從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
之治宣明密命追遠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
斯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紱龍章行膺於
異數顧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
之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啓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稟器
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遑竿
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貺益佩謙冲不圖
猗命與代與檢法啓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義端方
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覲德之有期瞻詠之懷
敷宣曷究

請媒者

言念聲猷沉寂族系卑微自知分止於窮閭何意仰
希於高援然以第幾男某行當弱冠宜有室家伏聞
某人小娘令德中純婉容外淑欲求姻好莫有夤緣
敢憑君子之重言使遂鄙心之至願

婚書

言念布策兆龜既符於有慶奠鴈納吉尚慙於弗堪
恭聽嗣音辱惠嘉命懋承先典用伸五兩之儀祇奉
腆辭永合二姓之好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論時事劄子

宣和七年三月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辱薦
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畢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學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滿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為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
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

某以踈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爲朝廷留念幸甚

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觀榜示宣和六年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來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說只爲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

皆爲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爲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爲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爲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爲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爲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爲不可用則已如以爲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爲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爲盜賊不可不慮也

茶法

權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權茶淨利均爲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權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聞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權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

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責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權法愈密是權之又權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

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呼之擾獨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鹽法

權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

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推者方神考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爲鄰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敷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

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嚴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克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益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追譴責亦不免敷配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

轉般

鹽司督責必以舊額為責哀刻之吏務以應辦為功則所取無有限齊其為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年酌中數為額祖宗以來自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無可為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取之諸路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爲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爲紛紛無益於國也

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值預買細絹每疋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時民間得

錢頗以爲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不過千二三百錢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絹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爲表裡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爲錢爲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爲邦用

之根本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况又未必
得也若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
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
之數亦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為民害蓋州郡
不依時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
若嚴約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為低
昂比之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
浙絹兩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中官縱胥吏為姦
只與時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
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費錢本而往者全藉官
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
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
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
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
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
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
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
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劬銅每劬官買

其直百錢又須白鐵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剉磨損折須六七勛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泔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新炭之費官兵廩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一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年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亦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爲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

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爲銅以輸官更舊爲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爲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爲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宜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益相因而至
居者困於調歛壯者疲於饋餉財力俱弊則流亡轉
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
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
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
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
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弊吾民出倍稱之息以
資黠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
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

之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
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
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恠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
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
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陝西例
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亦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
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漸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
技率多燕人異時歸明在州郡者皆幾察其出入自
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爲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
數否寧知無姦細混處其中乎幾察之法不可廢也

我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爲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二三年卒爲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盜賊

聞楚泗有兵爲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連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宜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逼矣揚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衆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

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爲謀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况餘人乎其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擇將

將帥猶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

之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師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爲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父沉下僚未爲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爲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爲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有常入祇候者巾服稍異又聞有御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爲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今之氣色爲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爲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入寇劄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爲者宜速爲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竦動觀聽庶或可爲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虎藜藿爲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洪葦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過洪葦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洪葦視之則無復可爲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爲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爲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二

某切計虜人倏往倏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畧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爲攻城之計俟其過則四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均被海內人怨神

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宜有歸矣小人剥民希寵其
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
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
花石應奉之舟已啣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
不去人誰信之欲去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
必有爲朝廷出力者宿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
財益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
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
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推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

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豪不可得則歲用
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
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
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
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諸者必謂舍此
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
謂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
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
相因以爲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
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
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爲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
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大夫爲急故能有成功夫
稽于衆舍已從人舜之爲舜以此而已况其下者乎
蓋天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
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
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
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忽然不
以軍務爲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
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脩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
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
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
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
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
之事類不數年卒爲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
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爲之當徐爲
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宮觀劄子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已近清光某雖至愚豈
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謁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求冀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爲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垂
盡之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